

第三章 初期「大乘佛法」

釋厚觀 2000年10月11日

第一節、初期大乘經的流布

一、「初期大乘經」與「後期大乘經」（印順法師：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81；p.153）

- 1、初期大乘經：約自西元前50年，到西元200年頃傳出，傳出也是有先後的。也有思想與「初期」相同，而傳出卻遲在「後期」的。大概的說：以一切法空爲了義的，是「初期大乘」。(p.81)
- 2、後期大乘經：從西元三世紀起到五世紀末，大多已經傳出，大概的說：以一切法空爲不究竟，而應「空其所空，有（也作「不空」）其所有」的，是後期大乘。(p.153)

二、聲聞佛法、初期大乘佛法、後期大乘佛法

從「佛法」—「原始佛教」、「部派佛教」，而演進到「大乘佛法」，要說明這一演進的過程，當然要依據初期的大乘經。「大乘佛法」有初期與後期的差別，是學界所公認的。然初期與後期，到底依據什麼標準而區別出來？佛教思想的演進，是多方面的，如《解深密經》卷二(大正一六，六九七上一中)說：

「初於一時，在婆羅訶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，惟爲發趣聲聞乘者，以四諦相轉正法輪。……在昔第二時中，惟爲發趣修大乘者，依一切法皆無自性，無生無滅，本來寂靜，自性涅槃，以隱密相轉正法輪。……於今第三時中，普爲發趣一切乘者，依一切法皆無自性，無生無滅，本來寂靜，自性涅槃，無自性性，以顯了相轉正法輪」。這是著名的三時教說。瑜伽學者依據這一三時教說，決定的說：第二時教說一切法無自性空，是不了義的。第三時教依三性、三無性，說明遍計所執性是空，依他起、圓成實自性是有，才是了義。初時說四諦，是聲聞法（代表原始與部派佛教）。大乘法中，初說一切無自性空，後來解說爲「無其所無，有其所有」：這是大乘法分前期與後期的確證。一切經是佛說的，所以表示爲世尊說法的三階段。從佛經爲不斷結集而先後傳出來說，這正是佛法次第演化過程的記錄。(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21~p.22)

☆《解深密經》、《大集經》〈陀羅尼自在王品〉提到大乘有先後之差別 (p.81)

(一)、《解深密經》(卷2，大正16，697a-b)

- 1、初時：(聲聞)「佛法」----- 惟爲發趣聲聞乘者 ---- 三法印 ----- 四諦相。
- 2、第二時：初期「大乘佛法」---- 惟爲發趣修大乘者 ---- 無生無滅 --- 隱密相。
- 3、第三時：後期「大乘佛法」--- 普爲發趣一切乘者 ----- 無生無滅 --- 顯了相。

(二)《大集經》〈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品〉(大正13，21c)

- 1、說無常、苦、無我、不淨。

- 2、次說空、無相、無願。
- 3、後說不退轉法輪，令眾生入如來境界。

三、從「佛法」演進到「初期大乘佛法」過程中，中介性質的聖典

(印順法師：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 p.533~590)

- (一) 部派佛教所傳——本生、譬喻、因緣
- (二) 大乘佛教所傳
 - 1、《六度集經》——重慈悲
 - 2、《道智大經》——重智慧
 - 3、《三品經》——重仰信

四、初期大乘經的部類 (p.82~84)

(一) 般若法門

- 1、小品系般若經—《道行般若》、《小品般若》、《大般若經》之第四會·第五會、《八千頌般若》。……
- 2、大品系般若經—《光讚經》、《放光般若》、《大品般若》(二萬二千頌)、《大般若經》之第二會·第三會、《二萬五千頌般若》。
- 3、《大般若經》初會—《十萬頌般若》
- 4、其他(如《金剛般若經》……)

《般若經》的前五分，經過了長約二五〇(西元前五〇——西元二〇〇)年而完成。「般若法門」，繼承部派佛教的六波羅蜜——菩薩行，而著重於悟入深義的般若波羅蜜；大乘菩薩行的特性，在《般若波羅蜜經》中，充分表達出來，成為大乘佛法的核心，影響了一切大乘經。「般若法門」，從少數慧悟的甚深法門，演化為大眾也可以修學的法門；由開示而傾向於說明；由簡要而傾向於完備；由菩薩的上求菩提，而著重到下化眾生。特別是，以「緣起空」來表示般若的深義，發展為後代的「中觀法門」。(※印順法師：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 p.18~p.19)

(二) 淨土與念佛法門

- 1、阿耨佛妙喜淨土—《阿耨佛國經》
- 2、阿彌陀佛極樂淨土—《無量壽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……
- 3、《般舟三昧經》
- 4、其他…

阿耨淨土與彌陀淨土——東方與西方二大淨土，為初期大乘最著名的，當時大乘行者所嚮往的淨土。阿耨佛土是重智的，與《般若經》等相關聯；重信的阿彌陀淨土，後來與《華嚴經》相結合。二大淨土聖典的集成，約在西元一世紀初。(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 p.19)

(三) 文殊師利法門 (印順法師：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 p.924~926)

- 1、初期 (西元 50 年前)

《內藏百寶經》、《菩薩行五十緣身經》

2、中期 (西元 50 年~150 年)

《普門品經》、《寶積三昧文殊師利菩薩問法身經》、《阿闍世王經》、《首楞嚴三昧經》、《諸佛要集經》、《如幻三昧經》、《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》

3、後期 (西元 150 年~200 年頃)

《文殊師利淨律經》、《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》、《大淨法門經》、《須真天子經》、《魔逆經》、《文殊師利現寶藏經》、《維摩詰經》、《濟諸方等學經》、《集一切福德三昧經》、《諸法無行經》

文殊師利，是甚深法界的闡發者，大乘信心（菩提心）的啓發者，代表「信智一如」的要義，所以被稱爲「大智文殊」。文殊所宣說的——全部或部分的經典，在初期大乘中，部類非常多，流露出共同的特色：多爲諸天（神）說，爲他方菩薩說；對代表傳統佛教的聖者，每給以責難或屈辱；重視「煩惱即菩提」，「欲爲方便」的法門。「文殊法門」，依般若的空平等義，而有了獨到的發展。在家的，神秘的，欲樂的，梵佛同化的後期佛教，「文殊法門」給以最有力的啓發！

(※參見 印順法師：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 p.19)

(四) 華嚴法門 (印順法師：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 p.1020~1021)

《華嚴經》是不同部類的綜集。集出的時間，應大分爲三期：一、初編，如《兜沙經》、《菩薩本業經》等所表示的，在西元一五〇年時，一定已經集成。二、《入法界品》與《世界成就品》等，《大智度論》已加以用，推定爲龍樹以前，西元一五〇~二〇〇年間所集成。三、集成現存《華嚴經》那樣的大部，近代學者作出不同的推論，依個人的意見，贊同西元三世紀中說。當然，在大部集成以後，補充幾段，或補入一品，都是有可能的。

現在的大部《華嚴經》，可概分爲四部分：一、前六品明佛刹與佛。二、從《如來名號品》到《十忍品》，明菩薩行：略舉佛與所說法，然後勸信令行，次第深入。三、從《壽量品》到《離世間品》，明如來果德，但參雜有與菩薩行有關的《諸菩薩住處品》、《普賢行品》、《離世間品》。這三部分，大抵依《如來名號品》所列舉的，眾菩薩所要知道的三大類。四、《入法界品》，是善財童子的參學歷程，用作大心菩薩一生取辦的模範。約用意說，與《般若經》常啼菩薩的求法故事一樣，舉修學佛法的典型，以勸學流通的。

(五) 寶積部

(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1164~1174;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82~83)

- 1、《大寶積經》第三會〈密跡金剛力士會〉——《密跡經》
 - 2、《大寶積經》第五會〈無量壽如來會〉——《阿彌陀佛經》
 - 3、《大寶積經》第六會〈不動如來會〉——《阿柴佛國經》
 - 4、《大寶積經》第十九會〈郁迦長者會〉——《郁迦長者問經》
 - 5、《大寶積經》第三十三會〈無垢施菩薩應辯會〉——《離垢施女經》
 - 6、《大寶積經》第四十三會〈普明菩薩會〉——《寶頂經》
- ☆大乘的念佛法門，除《阿彌陀經》、《阿柴佛國經》，編入「寶積部」以外，眾多的念佛法門，在大正藏中，主要是編入「經集部」。
- (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111)

(六) 法華部 (印順法師：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1175~1189)

《法華經》——開權顯實，開跡顯本。

(依「乘」說權、實；依「身」說跡、本。)

(七) 其他

- 1、《德女經》
- 2、《海龍王經》
- 3、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》(提到「大迦葉起舞」的事緣)

※印順法師依《大智度論》、《十住毘婆沙論》所引到的大乘經，並參考中國早期譯出的大乘經，推考出數十部於西元三世紀初存在的初期大乘經。

(※印順法師：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24~41)

五、「大乘佛法」興起的因緣 (p.84)

甲、印順法師：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12~13

- (一) 由對佛的「遺體」、「遺物」、「遺跡」等事相的崇仰，激發「求佛」、「見佛」，嚮往於佛陀的宗教信行。
- (二) 佛陀過去生中修行的事跡(「本生菩薩行」)，不只是信仰的，而是佛弟子現前修學的好榜樣。
- (三) 探究佛與阿羅漢的不同：
 - 1、大天五事。
 - 2、佛不在僧數。
 - 3、佛身常在。
 - 4、佛陀正覺的內容，與阿羅漢們證入的內容有異。

佛為人類說法，多少人從佛而得到安寧，解脫自在，成為人類崇仰與嚮往的對象。雖然涅槃並不是消滅了，而在一般人來說，這是再也見

不到了。於是感恩的心情，或為佛法著想，為眾生著想，為自己沒有解脫著想而引起的悲感，交織成對佛的懷念，永恆的懷念。這是佛涅槃以來，佛教人間的一般情形。

人類對佛的永恆懷念，從多方面表達出來。

一、佛涅槃後，佛的遺體——舍利，建塔來供奉；佛鉢等遺物的供奉；佛所經歷過的，特別是佛的誕生地，成佛的道場，轉法輪與入涅槃的地方，凡與佛有特殊關係的，都建塔或紀念物，作為佛弟子巡禮的場所。這是事相的紀念，也有少數部派以為是沒有多大意義的，但從引發對佛的懷念，傳布佛法來說，是有很大的影響力的。這是佛教界普遍崇奉的紀念方式，雖是事相的紀念，也能激發「求佛」、「見佛」，嚮往於佛陀的宗教信行。

二、在寺塔莊嚴，敬念佛陀聲中，釋尊的一生事跡：傳說讚揚，被稱為佛出世間的「大事」、「因緣」；更從這一生而傳說到過去生中修行的事跡：這是「十二分教」中，「本生」、「譬喻」、「因緣」的主要內容。在這些廣泛的傳說中，菩薩的發心，無限的精進修行，誓願力與忘我利他的行為，充分而清晰的，描繪出一幅菩薩道的莊嚴歷程。菩薩大行的宣揚，不只是信仰的，而是佛弟子現前修學的好榜樣。佛的紀念，菩薩道的傳說，是一切部派所共有的。

三、在佛一生事跡的傳說讚揚中，佛與比丘僧間的距離，漸漸的遠了！本來，佛也是稱為阿羅漢的，但「多聞聖弟子」（聲聞）而得阿羅漢的，沒有佛那樣的究竟，漸漸被揭示出來，就是著名的大天「五事」。上座部各派，顧慮到釋尊與比丘僧共同生活的事實，雖見解多少不同，而「佛在僧數」，總還是僧伽的一員。「佛在僧數，不在僧數」，是部派間「異論」之一。佛「不在僧數」，只是大眾部系，佛超越於比丘僧以外的意思。無比偉大的佛陀，在懷念與仰信心中，出現了究竟圓滿常在的佛陀觀。「佛身常在」，彌補了佛般涅槃以來的心理上的空虛。到這，聲聞的阿羅漢們，與佛的距離，真是太遠了！佛陀常在，於是從聖道的實行中，求佛見佛，進入佛陀正覺的內容，也與阿羅漢們的證入，有了多少不同。

這些信仰、傳說、理想、(修行)，匯合起來，大乘法也就明朗的呈現出來。這都是根源於「佛般涅槃所引起的，對佛的永恆懷念」，可說是從「佛法」而演進到「大乘佛法」的一個總線索。

乙、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84~86

(一) 佛般涅槃所引起的對佛的永恆懷念，依自我意欲而傾向於理想的佛陀。

(二) 釋尊過去生中的菩薩行（波羅蜜行）。(p.84)

(參見：《大毘婆沙論》卷 178，大正 27，892a-c)

- 1、說一切有部：四波羅蜜多 --- 布施、持戒、精進、般若。
- 2、外 國 師：六波羅蜜多 --- 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。
(法藏部、說出世部、大乘經所通用)
- 3、(某一學派)：六波羅蜜多---- 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聞、般若。

(三) 菩薩的偉大精神：願長期在生死中為法為眾生，從利他中去完成自己。
(大悲心)

菩薩長期修集福慧資糧：(p.84~85)

- 1、說一切有部：三大阿僧祇劫。
- 2、(某一學派)：七阿僧祇劫。(《攝大乘論釋》卷11，大正31，231a-b)
- 3、《大智度論》：無量阿僧祇劫作功德，度眾生。
「佛言無量阿僧祇劫作功德，欲度眾生，何以故言於三阿僧祇劫？
三阿僧祇劫有量有限。」(《大智度論》卷4，大正25，92b)

無量阿僧祇劫作功德，欲度眾生，所以說沒有一處不是釋尊過去生中，捨身救度眾生的地方。**為法為眾生而無限精進，忘己為人，不求速成——不急求自己的解脫成佛，而願長期在生死中，從利他中去完成自己。**菩薩修行成佛的菩提道，無比的偉大，充分的表現出來；這才受到佛弟子的讚仰修學，形成「大乘佛法」的洪流。(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85)

(四) 三心相應、般若為導(重智行)

菩薩道繼承「佛法」，自利利他，一切都是以般若為先導的。……菩提心、大悲、(般若)無所得，三者並重。如以般若為先導來說，般若於一切法都無所得，在聞、思、修、證中，是最根本最重要的。「**大乘佛法**」的甚深，**依般若無所得而顯示出來**。(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85)

(五) 信願增上，求生他方淨土(重信行)

菩薩行太偉大了！一般人嚮往有心，而又覺得不容易修學成就，恰好大眾部等，說十方世界現前有佛，於是信增上人以念佛(及菩薩)、懺悔等為修行，求生他方淨土，見佛聞法，而得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(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85)

六、大乘菩薩行之三要則(印順法師：《學佛三要》p.65~81)

- 1、菩提心相應(一切智智相應作意)
- 2、大悲為上首
- 3、無所得為方便

七、經典傳出與流行之地區(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86-90)

(一)《般若經》：南(大眾部系的化區)----->西(法藏部等的化區)----->北(說

一切有部的化區)。(p.86-87)

除後來玄奘所譯以外,「小品」、「大品」各譯本,都是一致的。這說明了,「般若法門」是起於南印度,大眾部系的化區。流行到西(南)印度,那是分別說部中,法藏部等的化區。再到北印度,那是(罽賓)以烏仗那為中心的地區。經中說般若在北方盛大流行,暗示了「下品般若」是在這一地區集成的。玄奘所譯,一致說從北方轉至「東北方」,那是《般若經》從于闐而傳來中國了,與「下品般若」集成的情形不合。(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86)

(二)《華嚴經》(「入法界品」):南---->北。(p.87-88)

以文殊師利南下,教化福城——覺城的善財童子,發菩提心,然後不斷的南行,參訪善知識,表示在家菩薩的修行歷程。善財所住的福城,考定為古代烏荼,現在奧里薩的 Bhadraka 地方。「入法界品」的傳出,與此地有關。善財由此而向南參訪,表示了當時南方佛弟子心目中的菩薩形象。南方傳出的《華嚴經》部分,也流傳到北方。大部《華嚴經》中,有「諸菩薩住處品」,提到了震旦——中國與疏勒。大部《華嚴經》的集成,說在印度北方,應該是沒有問題的。(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87-88)

(三)文殊經典:(p.88)

經上說:文殊是從東方寶氏世界、寶英如來(佛土與佛名,異譯不一)那邊來的,來了就沒有回去,贊助釋尊弘法,也獨當一面的說法。多羅那他氏《印度佛教史》說:文殊現比丘相,來到歐提毘舍月護的家中,說大乘法,為人間流行大乘法的開始(寺本婉雅日譯本96頁)。歐提毘舍為印度東方三大地區之一,就是現在的奧里薩,也就是善財的故鄉;「文殊法門」與這一地區有關。文殊從東方(也可說南方,已屬南印度)來,是「初期大乘」經的一致傳說。《華嚴經》後出的「菩薩住處品」,說文殊住在東北的清涼山;文殊也就漸漸轉化為中國五臺山的菩薩了。(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88)

(四)淨土經典(p.88-89)

依《外國記》的傳說:安息(波斯)人不識佛法,而有念阿彌陀佛的信仰,正說破了彌陀淨土與印度西北的關係。(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89)

★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89:

A、《般若》,《華嚴》(部分),及思想介於《般若》、《華嚴》間的文殊教典,重於菩薩深廣的大行,菩薩普入世間的方便,是興起於南方,傳入北方而大成的。

B、重於信願的,如《阿彌陀佛經》,是起於北方的。

(五)南北佛教之交流與互相影響(p.89-90)

1、南方——烏荼,安達羅興起的大乘,傳入北方。

- 2、北方大乘以（罽賓）烏仗那為中心，向東西山地延申；向南而進入平地，就是犍陀羅——眾香城。這一帶，是「大乘佛法」非常興盛的地區。

印度各方面的政權起伏，而佛法卻是超政治的，由南而北，也由北而中而南（反傳南方，似乎少些），到處暢通。總之，「初期大乘」的興起，與南北邊區佛教的開展有關。（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90）

第二節、深智大行的大乘（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91~p.110）

一、「佛法」與「初期大乘佛法」之差異

（一）發心與目的（p.91）

- A、「佛 法」——發出離心，修解脫行，證涅槃果。（逮得己利）
B、「初期大乘佛法」——發菩提心，修菩薩行，證佛果。（自利利他）

（二）對於「律制」的看法（p.91~p.92）

- A、「佛 法」——導之以法，齊之以律。
B、「初期大乘佛法」——重法的自行化他而不重律。

（三）對於「法」所重不同（p.92~p.94）

1、「依緣起說」與「依勝義諦說」

- A、「佛 法」——緣起說。以緣起（四諦，世俗諦）為先要。從眾生——人類現實身心中，知迷悟、染淨的必然而通遍的「法」，觀一切為無常、苦、無我我所而契入。
B、「初期大乘佛法」——依勝義諦說。以了達真諦——勝義諦為先。

如《佛說文殊師利淨律經》說：「**彼土眾生，了真諦義以為元首，不以緣合為第一也**」。（大正 14，448c）**文殊師利菩薩**是從東（南）方世界來的，那邊的佛法，**以了達真諦——勝義諦為先**，不如此土的佛法，**以緣起（四諦，世俗諦）為先要的**。「此土」，是釋尊以來傳統的「佛法」；**文殊所宣揚的「彼土」佛法，就是出現於東南印度的「大乘」**。

（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92）

- 2、「先知法住、後知涅槃」與「直從涅槃入手」

- A、「佛法」——先知法住、後知涅槃。如實知緣起的法住智，是修道的必要歷程，決不能離世間的如實知，而能得涅槃的。
- B、「初期大乘佛法」——無論是利根、中根、鈍根；初學、不退轉，都直從與涅槃相當的「甚深處」入門。（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93）

（有關「佛法」與「初期大乘佛法」悟入次第之問題，參見印順法師：《學佛三要》〈慧學概說〉，p.155~p.194）

3、對於「如、法界」之內容：(p.93-94)

- A、「佛法」——如、法界等，在《阿含經》裡是用來表示緣起法的。
- B、「初期大乘佛法」——如、法界等，在大乘經中，都作為勝義諦、涅槃的別名。

二、般若波羅蜜在菩薩道中的重要性 (p.94)

- 1、《般若經》：著眼於佛弟子的修行，所說的甚深義，是言說思惟所不及的。這是以佛及阿羅漢的自證為準量的，如《大般若經》一再的說：「以法住性為定量故」；「諸法法性而為定量」；「皆以真如為定量故」；「但以實際為量故」；量（pramaⁿ!a）是正確的知見，可為知見準量的。
- 2、文殊教典：與《般若經》同源異流，也一再說：「皆依勝義」；「但說法界」；「依於解脫」。
- 3、般若（聞、思、修、證）：
 - (1) 聞慧：音響忍。
 - (2) 思慧與修慧：柔順忍。
 - (3) 修慧與現觀慧：無生法忍。這是大乘深義的特質所在，惟有般若所能趣入。

三、涅槃 (p.94~p.95)

- (一)「佛法」：見法涅槃——得涅槃智的阿羅漢，是「不再受後有」的。
- (二)「大乘佛法」：「大乘佛法」的甚深義，依於涅槃而來，而在大乘法開展中，漸漸的表示了不同的涵義。

A、起初，菩薩無生法忍所體悟的，與二乘的涅槃相同。「般若」等大乘經，每

引用二乘所證的，以證明菩薩般若的都無所住。二乘的果證，都「不離是忍」，這表示大乘初興的含容傳統佛法。

- B、後來，發展到二乘的涅槃，如化城一樣，「汝所得非（真）滅」。這如一時睡眠；只是醉三昧酒，佛的涅槃才是真涅槃呢！「大乘佛法」的甚深涅槃，與「佛法」不同。（菩薩是勝過二乘的，菩提心與大悲不捨眾生，是殊勝的。智慧方面，依般若而起方便善巧，菩薩自利利他的善巧，是二乘所望塵莫及的。）簡要地說，大乘是「生死即涅槃」。（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95）

四、不一不異 ----> 一多互入 (p.95~p.97)

(一) 不一不異

A、「佛法」：

- 1、生死流轉與涅槃還滅對立。
- 2、以緣起為有為，以涅槃為無為，意解為不同的二法。
- 3、重在超脫，所以聖者入涅槃的，不是人類的祈求對象，不落神教俗套，但不能滿足世俗的迷情。（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96）

B、「大乘佛法」：

- 1、生死即涅槃。「涅槃不異世間，世間不異涅槃」。
- 2、空性、真如、法界等異名的涅槃，是不離一切法，即一切法的。
- 3、「大乘佛法」的涅槃，可說是超越而又內在的，不著一切，又不離一切。從涅槃、真如、法界等即一切而超越一切來說，沒有任何差別可說，所以說「不二法門」，「一真法界」。（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96）

(二) 一多互入

大乘行者的超越修驗，結合了佛菩薩普化無方的信心，一切是一，更表現為一與多的互相涉入。一，是平等不二；平等就不相障礙，於是劫、剎、法、眾生、佛，都是一切在一中，一在一切中：相互涉入，各住自相而不亂。這樣的境界，對眾生來說，只能存在於理想信仰之中。（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97）

五、般若空義 (p.97~p.99)

(一)「空」之類集(參見：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98；《空之探究》p.155~167)

(二)「空」之內涵

A、「佛 法」——《阿含經》的空=無我、無我所。

B、「初期大乘」——《般若經》所說的空，著重**本性空、自性空**，是與**無生、真如、法界、涅槃**等同一內容。自性空，不是說自性是無的，而是說**勝義自性（即「諸法空相」）是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的。自性是超越的，不落名相的無爲（涅槃）**。但在經中，也有說世俗自性是虛妄無實——空的，說無自性故空。在大乘論義中，無自性空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，然以《般若經》來說，空，決不是重在無自性的。《般若》等大乘經，是以真如、法界等爲準量的。菩薩的空相應行，是自利利他的，體悟無生而進成佛道的大方便。（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98~99）

六、生死流轉、涅槃還滅(p.99~p.100)

（一）二諦：(p.99)

A、「佛法」——依緣起，成立生死流轉、涅槃還滅，從眾生現實出發。

B、「大乘佛法」——重於修證，出發於超越的證境，對生死流轉等說明不太重視。

依世俗諦說明六度、四攝、嚴土熟生；於勝義諦中則不可安立。

（二）無明：(p.100)

A、「佛法」——凡夫的生死流轉，根源在無明，這是「佛法」所說的。

B、「大乘佛法」——依《般若經》說，無明不能了知一切無所有性，由於不知而起執著，不能出離生死。所以菩薩以般若而不起執著，不執著而能得解脫。這不外迷真如而有生死，悟真如而得解脫的意思。（p.100）

（三）「依無住本立一切法」（《維摩詰經》）：

《維摩詰經》說：「問：善不善孰為本？答曰：身為本。又問：身孰為本？……顛倒想孰為本？答曰：無住為本。又問：無住孰為本？答曰：無住則無本。文殊師利！從無住本立一切法」。從心行的善與不善，層層推求，到達「**依無住本立一切法**」，而「**無住則無本**」。無住是一切法都無住處，如虛空一樣，一切色法依此而有，而虛空卻更無依處。所以「**依無住本立一切法**」，就是「**不動實際建立諸法**」。依勝義超越境地，立一切法，說明一切法，真是甚深甚深，眾生是很難理解的！（p.100）

七、般若以無所得爲方便 (p.100~101)

「般若波羅蜜」，在菩薩修學中，是最重要的。《大品般若經》勸學般若，如要學任何法門，都「應學般若波羅蜜」。因為**修學般若，一切法門在般若——空相應中，都是成佛的方便**。如三十七道品、三解脫門等都是聲聞修學的法門。但若菩薩與般若相應來修習，「以不可得故」，便都是成佛的方便了。依據這一意義，**般若以無所得為方便，般若是大方便，離般若就一切都不成其為（成佛的）方便了**。（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100~101）

八、般若與方便是成佛的兩大因素 (p.101~p.102)

（一）般若與方便同等重要

A、般若：「體真」，無所得。

B、方便：「涉俗」，悲願利濟眾生。

菩薩的利益眾生，在世俗事中，不能說般若都無所得就夠了。方便有多種意義，對般若的「體真」，而論悲願利濟的「涉俗」，方便與般若是同樣重要的。

（二）般若與方便相助相成

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卷中（大正 14，545c）說：「無方便慧縛，有方便慧解；無慧方便縛，有慧方便解」。**沒有方便的慧——般若，是要證實際而成小果的；沒有般若的慈悲方便，只是人天善業，對佛道來說，都是繫縛**。只有般若與方便的相資相成，才能實現大乘的不思議解脫。（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101）

九、「大乘佛法」中的「方便」(p.102~p.105)

解脫是「佛法」的修行目標，「大乘佛法」稱為「不思議解脫」，形式與方法上，應有某種程度的差異；差別的重點，就是方便。

（一）、修學菩薩道的行者不限於人

A、「佛法」：修**解脫道**的，**主要是人**。住持佛法以**比丘僧**為主。

B、「大乘佛法」：修**菩薩道**的，**有在家、有出家**；有的是人、有的是**鬼神**。

菩薩道是依釋尊過去的本生而形成的。在本生中，修菩薩行的，不一定是出家的。善財所參訪的善知識（菩薩），多數是人，有出家的比丘、比丘尼；也有在家的航海者、醫師、長者、童女等；也有方便示現殘酷嚴刑的國王，愛欲的淫女，愚癡的「服樹皮衣」的外道仙人，「五熱炙身」的苦行婆羅門；也有天神、夜叉等。這些菩薩有的是在家、有的是出家；有的是人、有的是鬼神，這樣的菩薩而修菩薩行，當然與「佛法」不同了。（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102-103）

(二)、大乘菩薩以不同身分，以不同方便，普化人間。

- A、「佛 法」：在家是可以證果的，但住持佛法，屬於出家僧。不涉政治，不事生產，表現謹嚴拔俗的清淨形象。爲了維護僧伽的清淨，有些地方是不能去的，有些人是不能隨便接觸的，有些事是不可以做的。遵守傳統制度，與社會保持適當距離。
- B、「大乘佛法」：菩薩以不同身分，普入各階層，從事不同事業，以不同方便，普化人間。如現出家相的文殊菩薩，不在僧中雨安居，而在「王宮采女中，及諸淫女、小兒之中三月」，也與傳統的出家生活不同。(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103)

(三)、「大乘佛法」主張「煩惱即菩提」，不離煩惱、不著煩惱，於生死海中利益眾生。

- A、「佛 法」：**呵責煩惱**，以煩惱爲生死的原因，勸弟子捨斷煩惱，以無漏智得解脫。
- B、「大乘佛法」：**煩惱即菩提**。菩薩如悲智未平等具足之前，故意留惑潤生，以便繼續於生死海中利益眾生，以圓滿無上菩提。
- 1、文殊法門著重「煩惱即菩提」，如《諸法無行經》卷下說：「**貪欲是涅槃，志、癡亦如是，於此三事中，有無量佛道。**」(大正 15，759c)
 - 2、《小品般若經》卷一說：「若人已入正位，則不堪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何以故？已於生死作障隔故」(大正 8，540a)。菩薩是要長期在生死中度眾生的，如入正位——入正性離生，斷煩惱而證聖果，那就多也不過七番生死，不能長在生死修菩薩行了。所以說「**菩薩不斷煩惱**」。但**不斷煩惱，只是不斷，而猛利、相續煩惱，能造作重大罪業的，還是要伏除的。只是制伏了煩惱，淨化了煩惱**（如馴養了猛獸一樣），**留一些煩惱，才能長在生死，利益眾生**。這樣，對菩薩修行成佛來說，如有善巧方便，煩惱是有相當意義的。(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104-105)

十、佛身、佛壽 (p.105~p.107)

(一)「化身」(方便示現)與「法身」(真實)。

(二)釋尊與毘盧遮那不二：毘盧遮那與釋迦牟尼是同一佛而隨機所見不同。

(三)「佛壽常住不滅」與「前佛涅槃，後佛繼起」。

☆「初期大乘」經，說「如是我聞，一時，佛在某處」，這還是人間的釋尊。(p.106)

☆《法華經》還是說本行菩薩道而成佛的。(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107)

第三節、方便易行的大乘（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110~p.118）

一、「佛法」的六念法門（p.110~p.111；另參見印順法師《華雨集》（二）p.48-p.81）

- 1、念佛，2、念法，3、念僧：是憶念（信敬）三寶的功德。
- 4、念戒：是憶念自己的戒行清淨。
- 5、念施：是憶念自己所作的清淨布施功德。
- 6、念天：是念六欲天，有信有戒有施的，不會墮落，一定能生於莊嚴的天界。

二、信願增上（p.111）

A、「佛法」：佛為**信行人**說六念法門，是為慧力不足，生怕墮落，沒有現生修證的自信。

B、「大乘佛法」：大乘念佛法門的開展，也是為佛德崇高，菩薩行偉大，佛弟子是有心嚮往的；但想到長期在生死中利益眾生，又怕在生死中迷失了自己。所以**依信願憶念力，求生淨土**，能見佛聞法，也就不憂退墮了。往生淨土而不憂退墮，正與六念，特別是念天意識的共通性。（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111）

（☆「大乘」的念佛法門，參見：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839~p.854）

三、念佛的目的（p.111~112）

- 1、往生佛國：念佛而往生佛國，可以見佛聞法而不斷的進修了。
- 2、不退菩提：念佛的能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也就不會退墮三乘了。
- 3、得陀羅尼：陀羅尼的意義是「持」，念佛能生生世世的不忘失佛法。
- 4、懺悔業障：
 - A、「佛法」的懺悔：是懺悔當前所犯的過失。在大眾前，毫不隱瞞的陳說、發露自己的過失。求對方或僧眾，容恕自己的過錯。
 - B、「大乘」的懺悔：是在十方一切佛前，懺悔現生的，更懺悔無始以來過去生中的惡業。

四、以念佛為主的「易行道」----->普賢十願（p.112~p.113）

- 1、敬禮諸佛。2、稱讚如來。3、廣修供養。4、懺悔業障。5、隨喜功德。
- 6、請轉法輪。7、請佛住世。8、常隨佛學。9、恆順眾生。10、普皆迴向。

（一）念佛：稱佛名號（2、稱讚如來），禮拜佛（1、敬禮諸佛），供養佛（3、廣修供養）；深一層的是觀念佛。

- (二) 懺悔：(4、懺悔業障)
- (三) 隨喜：(5、隨喜功德)
- (四) 勸請：(6、請轉法輪；7、請佛住世)
- (五) 迴向：(10 普皆迴向)

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是福德不可得與一切眾生，而(福德的)果報可與。……若福德可以與人者，諸佛從初發心所集功德，盡可與人」！自己所作的功德，是不能迴向給眾生的。但自己功德所得的福報，菩薩可以用來利益眾生，引導眾生同成佛道。這樣的迴向說，才沒有違反「自作自受」的因果律。(p.112~p.113)

五、造佛像與寫經 (p.113~p.114)

(一) 造佛像 (p.113)

- 1、「佛法」本來是不許造像的，只雕刻菩提樹、法輪、佛足跡等，以象徵釋尊的成道、說法、遊行。念佛也只憶念佛的功德(法身)，因佛是不能從它色身相好中見的。
- 2、西元前後，犍陀羅式、摩偷羅式的佛像(畫像、雕刻像等)漸漸流行起來。這可能是由於：
 - (1) 大眾部的「佛身無漏」，相好莊嚴，影響大乘經。
 - (2) 也可能由於西北印度，受異族(希臘人，波斯人，塞迦人，月氏人)侵入，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，適應一般信眾而造佛像(菩薩像)。
- 3、佛像的興起，終於取代了舍利塔，表示佛的具體形象。(p.113)
- 4、佛像的塑造，當然是使信者禮拜，得種種功德，而重要的是，激發念佛三昧的修行。如修般舟三昧成就的，佛現在其前，能為行者說法，答行者的疑問。修行[瑜伽]者因此理解到：佛是自心所作，三界也是自心所作的。自心是佛，唯心所現，將在「後期大乘」、「秘密大乘」中發揚起來。(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 p.114)

(二) 寫經 (p.113~p.114)

- 1、起初，結集的聖典，一直在口口相傳的傳授中。
- 2、錫蘭傳說，西元前四二至二九年間，比丘們在中部摩多利的阿盧精舍，誦出三藏及注釋，書寫在貝葉上，以免聖典的散失遺忘。
- 3、「大乘佛法」初期傳出中，如「般若經」、「法華經」、「阿柴佛國經等」都說到了書寫經卷，可見「寫經」成為這一時期的學風。
- 4、以法為中心的大乘行者，幾乎要以經書來代替舍利塔了。
- 5、甚深經法的通俗化：
 - (1) 以音聲作佛事。
 - (2) 強調讀、誦、書寫大乘經的現生利益，那是適應世俗，類似一般低級的神教了！

六、對「天」之看法 (p.115~p.117)

(一)、「佛法」:

- 1、不歸依天神，是「佛法」的根本立場。無論是高級的，低級的鬼天與畜生天，即使是身相莊嚴，壽命長，神力大，享受好，而都是生死流轉中的苦惱眾生，與人類一樣。
- 2、人有三事(憶念、梵行、勇猛)勝諸天。
- 3、「佛世尊皆出人間，非由天而得也。」(《增一阿含》〈等見品〉大正2，694上)

(二)、「大乘佛法」:

- 1、「大乘佛法」興起，由於「本生」的傳說，菩薩也有是天、鬼與畜生的，而有(高級與低級的)天菩薩在經中出現。
- 2、薩勝過人間(聲聞)賢聖。
- 3、在天上成佛。
- 4、佛法與印度天神的溝通：
 - (1)毘盧遮那佛：與印度的大自在天，同住色究竟天而成佛的。
 - (2)文殊菩薩：是舍利弗的梵天化。
 - (3)普賢菩薩：是大目犍連的帝釋化。(參見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八章 p.465-472)

七、「佛法」(原始佛教·部派佛教)與「初期大乘佛法」之比較

- 1、佛陀觀
- 2、世界觀、淨土觀
- 3、聖典之形成
- 4、教理(對煩惱、涅槃……等之看法)
- 5、修行者之身分與觀念想法
- 6、修行方法
- 7、修行階位
- 8、教團與律制 ……………

八、契理而又適應世間的佛法 (印順法師：《印度之佛教》自序 p.7)

「立本於根本佛教(即初期佛教)之淳樸；宏闡中期佛教(指「初期大乘」)之行解，(梵化之機應慎)；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，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！」

(「梵化，應改為天化。」《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》p.32~43；《華雨集》四，p.33~p.43)